

竹
葉
亭
雜
記

竹葉亭雜記卷三

桐城姚元之伯昂

跳神滿州之大禮也無論富貴士宦其內室必供奉神牌只一木版無字亦有用木龕者室之中西壁一龕北壁一龕凡室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則以南方爲上龕設於南龕下有懸簾幃者俱以黃雲緞爲之有不以簾幃者北龕上設一椅椅下有木五形若木主之座西龕上設一机机下有木三春秋擇日致祭謂之跳神其木則香盤也祭時以香末灑於木上燃之所跳之神人多莫知遂相以爲祭祖嘗與嵩觀察齡伊孝廉克善詳言之南方人初入其室室南向者多以北壁爲正龕西爲旁龕東向則以西壁爲正龕南爲旁龕不知所謂旁龕正其極尊之處始悟禮所謂以西方爲上南方爲上與此正合極尊

處所奉之神首爲觀世音菩薩次爲伏魔大帝次爲土地是以用香盤三也相傳

太祖在關外時請神像於明明與以土地神識者知明爲自獻土地之兆故神職雖卑受而祀之再請又與以觀音伏魔畫像伏魔呵護我朝靈異極多國初稱爲關瑪法瑪法者國語謂祖之稱也中壁所設一爲國朝朱果發祥仙女一爲明萬厯帝之太后關東舊語稱爲萬厯媽媽蓋其時明兵正盛我祖議和朝臣執不宥行獨太后堅意許可爲感而祀之國家仁厚之心亦云極矣餘則本家之祖也其禮前期齋戒祭用豕必擇其毛純黑無一雜色者及期未明以豕置於神前主祭者捧酒尊而祝之畢以酒澆入豕耳豕動則吉若豕不動則復叩祝曰齋盛不潔與齋戒不虔與或將有不吉或牲毛未純與下至細事一一默祝以牲動爲限

蓋所因爲何祝至何語而牲動矣其牲卽於神前割之烹之煮豕旣熟按豕之首尾肩脇肺心排列於俎各取少許切爲釘置大銅盃中名阿嗎尊肉供之行三跪三獻禮主祭者前次以行輩排列婦女後之免冠叩首有聲禮畢卽神前嘗所供阿嗎尊肉蓋受胙意也至晚復獻牲如晨禮撤燈而祭其肉名避燈肉其禮祭神之肉不得出門其骨與狗狗所餘骨則夜中密棄之街看街者卽爲埋之亦有焚爲灰而埋者惟避燈肉則以送親友云舊禮舍外一見祭室竈煙起不論相識與否羣至賀席地坐以刀割肉自食後漸以主人力不足供眾遂擇請親友食肉矣其日炕上鋪以油紙客圍坐主家僕片肉於錫盤饗客亦設白酒是日則謂喫肉喫片肉也次日則謂喫小肉飯肉絲旨以湯也其所謂阿嗎尊肉初不以食客意謂此不可令客食也然

亦有與客食者蓋主家人多當其自嘗尙不足故不能食客若
主家人少自嘗有餘又恐棄之故以食客初非秘不與客也客
食畢不謝唯初見時道賀而已客去主人亦不送又主屋院中
左方立一神杆杆長丈許杆上有錫斗形如淺椀祭之次日獻
牲祭於杆前謂之祭天舊有祝文首句云阿布開端機國語阿
布開天也端機聽也謂曰天聽著下文爲某某設祭云云今多
不用祝文唯主祭者默自口祝而已又覺其文首句詞氣闊大
其祝時多亦不用此首句但言某某今擇於某月日獻牲設祭
是祭也男子皆免冠拜婦人則不與其錫斗中切猪腸及肺肚
生置其中用以飼鳥蓋我 祖爲明兵追至匿於野羣鳥
覆之追者以爲鳥止處必無人用是得脫故祭神時必飼之每
一置食鳥及鵲必卽來共食鷹鵠從未敢下是一奇也錫斗之

上杆梢之下以猪之喉骨橫銜之至再祭時則以新易舊而火之祭之第三日換鎖換鎖者換童男女脖子上所帶之舊鎖也其鎖以線爲之舊禮生人後乞線於親戚家爲之作鎖今不復乞線但自買線爲之線用藍白二色亦有用紅黃者聚爲纒線作圈線頭合處結一疙疸結處翦小綢三塊縫其上舊例上次祭時所帶必至下次祭時始換之今多只帶三日卽取而藏之下次祭時再帶之以俟換其換鎖之儀用箭一枝搭扣處繫以細麻及新鎖院中神杆旁別置小杆杆上扎柳枝一束柳上翦白紙作垂綬二以繫之神座木版前有一釘用黃絨繩一條其繩極長一端掛於釘上一端牽於門外繫之柳枝上令帶鎖者羣聚圍座一處主祭者持箭以麻纒新鎖繞於香煙上然後取一細纒搏於帶鎖者之懷置已遍復繞於煙每繞一度懷麻纒一

度如是者三然後換新鎖其舊鎖卽繫於所牽之黃繩上自
國初以來所易者均在若有以年久朽壞者始取而焚之神座
前平時每挂一黃布袋卽用以貯黃繩者也當祭時開袋取繩
祭畢仍貯之懸於神前其帶鎖男子至受室女子至于歸後始
止每換鎖時有祭品一席撤供卽置於帶鎖者圍座處羣爭攫
而食之其未受室于歸者雖年二十餘亦行此禮亦與羣兒攫
食蓋受福之意也

滿州跳神有一等人專習跳舞諷誦祝文者名曰薩嗎

亦滿州人跳

神之家先期具簡邀之及至摘帽向主家神座前叩首主家設
供獻黑豕畢薩嗎乃頭戴神帽身繫腰鈴手擊皮鼓卽太平鼓
搖首擺腰跳舞擊鼓鈴聲鼓聲一時俱起鼓每抑揚擊之三擊
爲一節其節似街上童兒之戲者薩嗎誦祝文旋誦旋跳其三

位神座前文之首句曰伊蘭梭林端機譯言三位聽著也五位前文之首句曰孫扎梭林端機譯言五位聽著也下文乃某某今擇某某吉日云云其鼓別有手鼓架鼓俱係主家自擊緊緩一以薩嗎鼓聲爲應薩嗎誦祝至緊處則若顛若狂若以爲神之將來也誦愈疾跳愈甚鈴鼓愈急眾鼓轟然矣少頃祝將畢薩嗎復若昏若醉若神之已至憑其體也卻行作後仆狀主家預設椅對神置扶薩嗎坐於椅復作閉氣狀主人於時叩神前持盃酒灌豕耳豕掙躍作聲主家乃闔族喜曰神聖領受矣乃密爲薩嗎去鼓脫帽解鈴不令鈴鼓少有響聲薩嗎良久乃蘇開目則闔然作驚狀以爲己之對神坐之無禮也急叩謝神徐起賀主家禮畢眾乃受福薩嗎卽古之巫祝也其跳舞卽婆娑樂神之意帽上插翎蓋卽鷲羽鷲翹之意也必跳舞故曰跳神

二十年前余嘗見之今祭神家罕有用薩嗎跳祝者但祭而已此亦禮之省也

湯山之東三家店有一破廟外有碑臥焉爲趙子昂書大楷頗近顏魯公寶五峯冠軍奎手搦數字惜無人護持也

木蘭爲較獵之所又謂之哨哨者哨鹿也哨鹿者著鹿皮衣鹿角冠夜半於曠山中吹哨作牡鹿聲則牝鹿啣芝以哺之蓋鹿性淫一牡能交百牝必至於死死則牝鹿啣芝草以生之故哨之以取其芝也每秋 駕臨以行秋獮之典其中有地名半截塔有一塔傾圮已久內有字曰敬德監造乃元時物也五峯言半截塔之北有地忘其名有一墓前有二小石皆作成房室之狀其左者上一小額曰孝敬之墓以過路未將榻出左者門半開露半身小兒

大覺寺在 圓明園西金之清水院也今猶擅泉竹之勝斌笠
耕太僕嘗游憇焉次日晨起欲窮附近山水因至山有二棧其
山甚高山頂有玉皇廟惟一老內監盧姓養靜其中每日下山
樵汲自給山有洞洞口石明淨若有人常摩挲者又至城子山
山上皆磚砌若城山頂有眞武殿一間其門內塵封乃返告之
方丈慧徹慧徹戒莫再往問其故告曰二棧之內監頗有道行
前曾有女子至其旁挑之誦經如故久之不爲動女乃言曰本
欲食汝我乃洞中之蟒也洞中之淨石卽我出入所致汝修行
頗堅不能害自後約爲談友可乎內監許諾女出入必風於是
日至城中有所見聞歸必以告因言但不能進內城正陽門有
關聖守之各城皆有神惟外城可至耳此處有蟒妖不可輕至
也

城子山之麓地名水塔寺有園一區本傅東山部郎園也同年英竹泉少寇瑞得之園固有池竹泉芟刈古柳而廣大之後歸於喬叟相國師師乃修葺名之

京城貢院內有一白蛇出則不利於考官十八房惟第三房屋舍孫辰東沒於其中孫蓋非考終命者同考官多不肯居是屋或於親友同爲房考者約共一室此屋遂空戊寅鄉試楊編修希銓與某以此舍爲會食之所一日甫晚餐屋牆忽傾倒如人力推者然懼而不敢食於此而家人及鄉廚場中謂鄉官廚爲鄉廚遂以爲廁一日有青蛇一自戶下出了不畏人眾趨視則更有大白蛇一巨如茶盃長六七尺蟠於舍中昂首視人羣懼而奔不數日同考廣東崔舍人槐沒於闈中貴州某病亦幾危此蛇不知是何怪也更有青蛇則又不僅一白蛇矣

孫沒於第三房後頗爲厲拆而改葺亦復未安自其子河間太守憲緒釋褐後稍稍安靜某科憲緒以充同考官眾留此屋與之孫已攜香楮入闈至舍設奠哭而祝之此舍由此稍安已巳會試同年邵編修葆鍾充同考不知此舍爲孫之屋也居之試事畢亦無他異揭曉前一日同人有賀之者詢得其由是夕寒熱大作填榜時竟不能升堂出闈半月而沒甲戌春闈孫少蘭侍御入闈最後惟餘此舍少蘭乃約與余同居問之辛未同考已無人敢居者此舍由此遂廢今復有崔舍人之事又將廢一屋舍矣

都中天主堂有四一曰西堂久燬於火其在蠶池口者曰北堂在東堂子胡同曰東堂在宣武門內東城根者曰南堂南堂內有郎士甯線法畫二張張於廳事東西壁高大一如其壁立西

壁下閉一目以覷東壁則曲房洞敞珠簾盡捲南窗半啟日光在地牙籤玉軸森然滿架有多寶閣焉古玩紛陳陸離高下北偏設高几几上有瓶插孔雀羽於中燦然羽扇日光所及扇影瓶影几影不爽毫髮壁上所張字幅篆聯一一陳列穿房而東有大院落北首長廊連屬列柱如排石砌一律光潤又東則隱然有屋焉屏門猶未啟也低首視曲房外二犬方戲於地矣再立東壁下以覷西壁又見外堂三間堂之南窗日掩映三鼎列置三几金色迷離堂柱上懸大鏡三其堂北牆樹以榻扇東西兩案案鋪紅錦一置自鳴鐘一置儀器案之間設兩椅柱上有燈盤四銀燭臺其上仰視承塵雕木作花中凸如葢下垂若倒置狀俯視其地光明如鏡方磚一一可數磚之中路白色一條則甃以白石者由堂而內寢室兩重門戶簾櫳窅然深靜室內

几案遙而望之飭如也可以入矣卽之則猶然壁也線法古無之而其精乃如此惜古人未之見也特記之

尺五莊在南西門外里許都人士夏曰遊翫之所也有亭沼荷池竹林花園可借以酌酒娛賓其西北爲柏家花園有長河可以泛舟有高樓可以遠眺茂林修竹曲榭亭臺都中一勝境也尺五莊乃其附庸耳其初俱爲王氏之園繼爲果親王府所有後乃歸之柏氏柏氏不卹其材人嘉慶六年大水近園饑民競相蹂躪高樓則拆毀之大木則斧戕之林竹池荷鞠爲茂草柏氏不能有乃鬻於明氏尺五莊則分鬻於多氏明太守者豐於財乃購料庀材欲復其舊而更壯之費資萬餘材甫麤備未及修而沒其家乃轉售其材於匠氏半造者亦毀而售其材荒煙蔓草中但餘一片長河而已尺五莊亦轉爲特廉訪所有廉訪

名特通阿初守河南之汝甯游擢爲陝西廉訪廉訪之購斯莊也將以娛老未幾卒公子乃於此地營窳窳焉轉眼滄桑可勝感歎莊外餘一亭沿河構屋數間周曲設以葦籬有售酒食者以供遊人飲歎城市莊嚴到此饒有野趣都人稱小有餘坊焉余少讀書經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及十餘歲稍解文意以爲黃河雖大焉能懷襄山陵以至滔天也當係史臣故甚其詞耳後督學中州按部陝州罷親至三門以觀禹功山距城三十里此三十里兩面皆山中夾一河寬可數十丈溯騰澎湃至三十里將盡之處忽有一山如堵牆橫截其中禹將此山鑿三洞如城門而大中爲神門右爲人門左爲鬼門河乃由其中奔流而下當未鑿門之先河流如入囊中不得出所謂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勢不得不漫左右兩山而下水自山而下欲其不浩浩

滔天不能也今神門船不敢過人門亦不可進蓋門旁有磯稍不得法則船必觸磯而敗往來者惟鬼門耳第當其時禹如何而鑿此其所以爲神功也立三門山上遙望之可里許中流有一大石如柱河水奔激勢甚猛悍至此觸石柱分流而下其勢稍殺此卽所謂砥柱也又東則至孟津矣孟津以上有山夾河勢不得逞是以亘古無潰決之患下此則不可言矣

河南少林寺後殿西壁前設供桌供一石高幾二尺強上下寬五七寸不等石面似平凸凹實不平也石質似淨黃黑實不淨也卽之一麤石了無異處向之後退至五六尺外漸有人形至丈餘則儼然一活達摩坐鏡中矣諦視腮邊短髭若有動意與世所畫無纖毫差蓋傳者實真像也寺僧言乾隆三十六年

駕幸嵩山欲觀祖師面壁石石在少室山洞中故浮置之者

因請以呈 覽焉精氣所存終古不滅此余所親見者

由陝州至三門循山邊而過中有一段差役輿夫齊聲吶喊而疾趨蓋山上時有人拋石實則無一人也不喊則必被擊大喊則少停余過此回首視之石復緩緩由山飛下如有人拋之者拋石積河邊日積月累當亦成小山而河邊固無多石也此理殊不可解

少讀左傳於秦之孟明頗重其人重其能奮志終取晉邑也後人亦未有議之者當其出師時蹇叔哭送其子謂晉人禦師必於穀果敗於穀何其智不蹇叔若也殊爲之惜後考穀有二東穀在今永甯北六十里西崦在今陝州其中相距三十五里或謂故道今峽石驛是余親至其地詢知古道在張茅去峽石五里因策騎至張茅見山川險巖望之生畏蓋王莽以其地險乃

開今峽石之道今峽石之路猶不能並軌而驅則當日殺函之險阻可想而知晉自滅虢據殺函之固有桃林之塞以拒秦人之東顧秦安能越此而東逞哉於此乃知孟明非將才矣爲大將者必知天時必明地利孟明竟昧昧以致匹馬隻輪不返其爲擒囚也固宜况由秦而東渡河以道計之當過虢之桑田今閿鄉入桃林塞今靈寶越下陽今陝州虢玆今澠池周墻人今新安越王城今河南府厯滑國今偃師鞏今鞏縣成皋今汜水鄆今密縣又西而後入鄭今新鄭孤軍深入兵家所忌無論其必不可得即使得鄭將誰屬哉不得已滅滑而還終亦爲晉有不能自守此一定之理也似不應憤憤至此蓋繆公之納晉公久欲圖其割地藉以爲東圖耳迨晉諸臣不與乃欲乘其喪不及備以掩而通東出之謀爲異日東轍計也觀其自華陰出關

經歷二嶠遶周之輟輟

今鞏縣

伊闕

今嵩縣

而後至今河南之

偃師行嶽巖深谷中二千餘里被弦高破其機關乃滅滑還其計原有在也不料晉諸臣皆姦雄早已窺破豈肯令其越嶠函以東一步耶是以雖敗而繆公不肯罪之此行蓋非孟明之得已也然欲行險僥倖罪亦無辭耳讀書論世其時其地其事不了了於胸中未可輕易雌黃也

山西平陸縣春秋虞國也河南陝州春秋虢國也今陝州至平陸不過五里由大陽渡渡河而行雖迂道亦不至十里山西到陝非由平陸不得達自春秋至今二千餘年此道不易晉欲取虢舍虞卽無由通借之道以滅虢歸不滅虞是終不能有虢也此理不論何人亦當明之而虞公竟冥然自安千古愚人莫虞公若矣

嘉慶戊辰九月二十二日行抵華陰縣將欲游華細雨不輟虔心默祝早飯罷忽然開朗縣尹遣人告曰天助游興少俟路出可先至玉泉院明晨入山當具匹帛布履山輿以待及晡時與小鶴同年乘馬出郭對嶽前行危峯插天秋樹紅黃相間日光射影如畫裏行也過古雲臺廟宇宏壯惜傾圮已甚又轉而過十方院綠竹夾徑清泉細流其聲琅琅然則至玉泉院也泉自山嶺而下清澈毛髮飲數甌味甘冽沁入心脾院有亭亭下大石鐫山孫二字人因稱曰山孫亭字方二尺餘體似隸筆法蒼古不知何時書也有石洞卑而狹傳內藏希夷遺骨上有小碑署希夷遺塚四字有石屋內塑希夷睡像聯爲蔣爰亭侍郎撰云住常寂光八百年恍如一日開大法眼三千界妙入微塵額則侍郎先德霽園侍郎書也有石船傳是希夷臥處船上樓房

傾圮矣院中有大石刻大字數行一云五嶽當先一云五嶽朝天一云三峯插秀一云蓬萊仙景字法頗端凝皆萬曆年人書有一院顏曰小有洞天堂上塑歷來入華登仙者中一座像稍大則老子也四圍列座五十六有戴笠者有雙髻者有老者少者有宮人有公主每座後皆木牌書仙之姓氏出身及飛昇脫化顛末又有堂五間旁有回廊廊之中有曲房糧儲素觀察訥爲女公子崇蘭坡同年綬夫人游院而造者也道人出迎客吐屬殊雅急欲知華山景狀先令述之宛然如已經歷矣二十三

日天明卽朝食縣尹已具匹帛及山輿至遂易布履曳袍裾四

人輦山輿

俗名爬山虎

民壯二左右掖繚夫二前曳而行道人隨焉

經張超谷繞河而進河聲活活山石叢立如戟行其上數折至三里龕山中有小菴卽龕也言行已三里矣過王猛臺有擘窠

字三鐫於石壁遙望嶽路惴惴然如不屬前進盡臺則地脈與
嶽連而其山固獨成一峯絕不相與也又進爲五里關關前大
石上鐫金天初地大字四旁小字無算石麤年久茫不能辨過
此一山壁立中割數丈寬尺許道人告曰此希夷峽也聞峽中
有路上通其下有二洞闊腹弁口其旁舊有希夷廟今亡矣又
里許爲小上方大上方皆於石壁鑿小窠僅容趾舊時有鐵鎖
可攀而上山半有洞洞前有臺非人跡所到矣對上方者爲毛
女峯山嶺有毛女洞再進而山腰有臺有洞道士指云舊有女
乘白鹿飛昇爲白鹿岩也歷十八盤輿不能進以匹帛繫腰旋
螺曳而前古樹青蔥遠連天碧道人曰是青柯坪矣心旌搖搖
小坐乃定遂作上山計越二里許及同心嶺有同心石二一爲
何仙書其一字絕大而回作迴則不知誰何書也石壁大刻孝

子回頭及當思父母字又一壁大書英雄進步四字壁之上鑄有詩云削出芙蓉峻且深世人到此怯登臨峯名落雁留邊雁石號同心倦客心玉女池中雲漠漠老君洞外柏森森煙霞滿目仙踪渺惟有黃鶯託好音蓋國初人作又前而陟壁插天鐵鎖垂若長繩則所謂千尺幢也將欲援而登忽冷雨密飛凍雲四布山峯幾翬黯然無色向聞瀑布僅於雲隙窺見片白於是游興嗒然慨歎而已急下山石磴如沐油大風作簫聲木葉亂下寒氣逼人毛髮道人曰歲逢閏九月下旬卽往時十月之杪土人當此時相戒不行卽使今日晴明固亦不得至蓮花峯也將何宿焉豈非山靈之默佑星節乎遂與道人別輿而歸夜柝已相屬於道矣道人妻姓鄉人呼婁師謝薌泉儀部曾作登太華記視明李攀龍所作爲詳然於入山之前路猶畧且以上方

有希夷峽叙述舛錯故爲詳記補之

蒲州文昌閣三層內皆軋級盤旋而上如登塔者戊辰九月過

寺坡底

寺卽普救寺也

登其頂面中條山橫瞰黃河長沙如練秋氣暮

澄遙望白雲若煙籠寒水則大華矣可稱西道勝境閣曰桂籍

閣四圍嵌小碑刻明歷朝武科第自洪武丁卯科起蓋亦武榜

之雁塔也閣之三層祀梓潼帝君王父母中祀帝君父母下祀

帝之妃及聖女聖子聖孫俱有像像前立木主俱有封號巾層

木主書曰聖父顯應慈佑仁裕令德王太元初帝儲眞延慶天

尊聖母昭德積慶慈懿恭惠妃嗣祥儲慶元君其上下封號惜

皆不記憶閣創何時亦未及細考蒲州府志云明成化中建州

人楊瞻初欲卜藏室於此術者言此爲蒲中風水第一主科甲

仕宦瞻曰吾家何以當此願公之州人因建閣其上云云閣中

碑像俱未之載據言閣建於成化今碑刻洪武丁卯以來科第豈成化以後追記耶

普救寺與文昌閣隔坡志云寺有窅堵波合輒成之於地擊石有聲若吠蛤過其地因觀焉寺甚古而不宏闕志所謂明初併廣化旌勳藏海乾明四寺入焉者蓋皆傾圮無有矣寺外西偏有浮屠高十三層當卽西廂記所云日午當天塔影圓也塔前丈餘地有微凹塔後亦然蓋瓦石擊久所致試以石擊凹處有聲出塔中如巨蛙土人不知空谷之應響也遂以爲塔中有大蝦蟆精矣然擊前地則聲在塔底擊後地則聲在塔頂前後上下所應不同理未可解寺建於隋代塔修於明嘉靖十三年塔上有宋刻陀羅尼經蓋宋時亦重修之小兒輩欲聞蝦蟆聲日以瓦石擊塔經字漫漶矣按志云寺唐時名西永清院五代漢

遣郭威討李守貞於河中周歲城未下威召院僧問之對曰將軍發善心城卽克矣威折箭爲誓翌日果破乃不戮一人因改院曰普救是普救之名五代始有西廂記作於金章宗時董解元故稱普救何以元稹作會真記已有普救之名

夷齊廟在首陽山水經注所謂雷首山一曰獨頭山山南有古塚陵柏蔚然攢茂邱阜俗謂之夷齊墓其水西流亦曰雷水晉書地志雷首山伯夷叔齊隱其陽所謂首陽山太平寰宇記云首陽卽雷首之南阜余至河東問其山去官道不遠因往謁蹊徑荒僻廟宇樸古惟一道士守焉瘠而且老面有菜色殿中二像皆枯槁形左廊壁間一石鐫昌黎伯夷頌爲皇統己巳上黨趙漢卿書字用柳家法右立一石隸書兩面刻乃開元十三年梁昇卿書字法在御史臺精舍銘上前堂數碑惟一大篆書可

觀蓋學李陽冰者殿西大塚二中立一石大字草書首陽山古
賢人之墓字法古峭石皮皆剝落不知爲何代書字之空處鐫
篆字數行乃明嘉靖間人蓋後人所記耳墓之對面有一碑黃
庭堅書文動篆額山谷此書絕佳以僻遠無人到碑亦鮮拓者
故唐宋碑石皆完好無剝蝕之病然亦幸其無人知爲能完潔
也按蒲州府志載有顏魯公碑丁約立石惜匆遽未得徧審若
昌黎頌則書於皇統己巳爲金熙宗之十四年當宋高宗之紹
興十九年志乃以爲唐碑則誤矣

索倫

索音近箕

風氣剛勁故兵以索倫爲強其出師歸有願留京者

聽之月給糧銀四兩然此中不盡索倫也有達呼爾在焉達呼
爾者本居黑龍江之地自爲一部落與索倫雜處其習俗極鄙
其行輩有得官者則以叔視之不必一族也官進一階則以叔

祖視之受者亦居然叔居然祖也及平日以叔以祖事人者一朝得官官且同等則稱之以兄弟焉級若或過之則向之所事以叔所事以祖者卽反其禮以待之有不然者則相戾矣此達呼爾之習也不知者通目之曰索倫

黑津乃徽欽二字訛音也在三姓東三千里外散處至東海邊以魚爲生卽以魚皮爲衣故曰魚皮笄子或謂黑津笄子或謂徽欽笄子名異而實同也所食之魚曰達布哈魚牙最利食小魚類內地之烏魚或以爲乾或以爲麵亦不一品烹熟先以大碗而入則人知其有親也食時狗蹲於左右骨出卽以飼狗狗有時急欲食則攫於其口邊其人愛蟒衣懸而不着得蟒衣則張於所居多者以爲富其水曰戊子江蓋海汊也冬時水凍坐扒犁駕狗而行或五或七或十一或十三日行可六七百里前

狗之領而行者曰狗頭狗頭一可直銀四五十兩蓋行時頭狗前行知有虎豹則回其知也以聞氣而知也人視以爲備故貴之余內弟左子恕宜任伯都訥巡檢知之最詳爲余言之溝民者雜處於黑津之中非黑津有別種也蓋皆漢民掘人參者及內地逋逃者其中有老大哥爲之長羣聽令焉老大哥者不計齒其人公正爲眾所服則眾奉而尊之條教嚴明眾不敢犯其刑有四有鬥殺者大哥號於眾宰牛設酒生祭之間其人死所願水則以大石繫而投之海願火則圍木致其人於中而焚之願坐簽子則攀楊枝削其梢插其人穀道中而撒之楊枝上挑人之腸出矣願埋則穴土而坑之以是無敢輕犯法者三姓中有民覺羅 國初之黑津秀而黠者來投因編入旗其人以 國家有民公之封自以爲宋後因自名爲民覺羅

吉林多雨蓋其地多山重嵐釀溼密霧蒸陰晴暄和朗之天歲
不得多見也伯都訥多風常以三四月起大木拔折屋瓦飛空
砰轟若干軍萬馬之奔洶湧若拔地掀天之浪令人神懾心悸
四月以後則止三姓多雪雪時無花無片如四兩半斤之絮團
漫天而降深及丈或七八尺常事也故其地諺曰吉林雨三姓
雪伯都訥風

寧古塔與高麗以江爲界曰高麗江其江半黑半清近高麗者
水黑近寧古塔者則清水色兩分蓋天之所以界內外也江邊
采薪者每見必相詈隔水而詛習爲風氣此理殊不解

吉林等處皆土城無雉堞左子恕任伯都訥巡司於鄉村近圍
場處每晨起常見對面城郭鮮明女牆排列樓閣煙村互相掩
映城上行人往來或騎而過或倚而望居然蜃樓海市一大觀

也彼地人不識女牆竟有不知其爲城郭者初見時覺相距不
過三四里許急令人踪跡之出三十里仍無所見每見必以清
晨日出則滅土人謂之現城蓋凡有城郭人民之地精氣所結
時或現形如洪澤湖邊人猶見泗州城郭樓臺卽其證也是地
舊去黃龍府不遠或遼金舊有州縣歟

葉爾羌西域一大都會也其辦事大臣公署卽小和卓木之花
園有大池水池中造八面亭有長橋高下曲直可達亭前居室
臨水有艇子艤於水旁開門卽可泛舟其地恆煥夾水長隄花
木蒼春垂楊兩岸掩映水碧西域無楊惟此園獨有居其中恍
如西湖上游也辦事大臣向多三年更易有福公勒洪阿任此
集唐詩白首卽今行萬里 皇恩只許住三年二語爲聯屬

徐星伯同年爲之書

徐星伯言福公喜爲詩曾任伊犁索倫營領隊大臣伊犁西南
邊外有特穆爾圖淖爾旁多古翁仲福公巡邊至其處作詩云
斜陽寄語雙翁仲不是前朝舊鼓笳殊清致可喜居易錄云陳
給事說過喀魯三百里喀爾喀車臣部落界卽南望北斗矣余
嘗以問同年那太僕偶堂丹珠前任內閣學士言此說未確至彼地望斗
覺七星相距空處較都中所見加寬耳同年寶獻山相國興云
此地高之故也地高去天覺近故望星之空處覺寬寶時自吐
魯番來因言彼地望月中影似加明晰望天河中白氣乃是小
星吐魯番較京師高一百五十餘里去天較京師將近一度塔
爾巴哈台其地較京師高一百□□里故望星如此其說似可
信

夏小正曰漢秦戶謂天河也獻山言吐魯番於六月望河乃當

東廂屋脊蓋其地在天河之西也其地每月朔卽見月

葉爾羌和闐皆產玉和闐爲多然入貢則由葉爾羌大臣奏進其商回之售賣初無例禁自乾隆四十三年高公樸請間年一次官爲開採于是定例玉禁始嚴凡私赴新疆偷販玉石卽照竊盜律計贓論罪又辦事大臣期公成額阿公揚阿等先後請于密爾岱及巴爾楚克地方各添設卡倫一處以防回民私採及商民夾帶之弊又請將採剩河玉賣與兵丁俾轉售商民以沾微利自是以後玉器遂爲無價寶矣嘗見雙冠軍構玉煙壺二枚用白金一千八百兩又冷姓商攜玉碗四口徑五寸索直五千兩及己未春弛玉禁其從前因販玉獲罪者俱核釋兵丁轉售之例及密爾岱巴爾楚克卡倫俱議裁先是葉爾羌奏進大玉至是令卽於所至之處棄之因棄於烏沙克塔克台焉惟

商販應稅者於起票進關時注明若干每月造冊移付嘉峪關稅員查核于是王大賤年餘猶見前索價五千之四碗祇須八十兩矣

和闐產玉之地有五曰玉隴哈什曰哈喇哈什曰桑谷樹雅曰哈現圭曰塔克惟出玉隴哈什哈喇哈什二河中者美其水皆出南山東西夾和闐城而下和闐古于闐漢書所謂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是也西曰哈拉哈什河哈什譯言玉哈喇譯言黑也故玉色黯東曰玉隴哈什河玉隴譯言察視之辭俗言其瞧看其玉尤佳嘉慶間充貢之地皆罷採歲唯取玉於此河其葉爾羌之玉則採於澤普勒善阿採恆以秋分後爲期河水深纔沒腰然常渾濁秋分時祭以羊以血瀝於河越數日水輒清蓋秋氣澄而水清彼人遂以爲羊血神矣至日葉爾羌幫辦莅採於河

設瓊帳於河上視之同人入河探以足且探且行試得之則拾以出水河上鳴金爲號一鳴金官卽記於冊按冊以稽其所得採半月乃罷此所謂玉子也近年產亦稀回民應貢出資購以獻矣葉爾羌西南曰密爾岱者其山綿亘不知其終其上產玉鑿之不竭是曰玉山山恆雪欲採大器同人必乘羴牛挾大釘巨繩以上納釘懸繩然後鑿玉及將墜繫以巨繩徐徐而下蓋山峻恐玉之卒然墜地裂也今斧鑿碎玉堆積隨時可以之抵雀矣其玉色青蓋石之似玉者爾雅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琅玕焉密爾岱是其地矣記之可補爾雅註

烏沙克塔克台所棄玉三卽密爾岱所產也徐星伯同年行經其處大者萬斤次者八千斤又次者三千斤共置一處初覆以屋年久屋圯玉之面南者俱爲風日所燥剝落起皮聞輦此大

玉時用馬數百匹回民不善御前却不一鞭箠交下積沙盈尺
軸動輒膠回民持大瓶灌油以脂之日裁行數里奇公豐額奏
回民間棄此玉無不歡欣鼓舞其喜可知也

蒙古外藩王貝勒及胡圖克圖死皆遣官致祭或 賜奠致

祭者有祭文星使行一跪三叩首禮 賜奠者星使至立奠

三爵而已然 賜奠之禮隆於致祭也星使回有私覲羊幾

頭馬幾匹駝幾隻或佐以銀星使反其銀與駝或取一二羊焉

或取一二馬焉如是而已貧者猶不能也嘉慶己巳土爾扈特

汗死 遣子爵策侍衛楞往喀喇沙爾 賜奠汗之夫人

七額駙拉旺多爾濟之姪女也策侍衛至夫人已往山中避熱

其地有古廟祇三楹汗之柩置於外廊之地其簡畧如此策奠

畢回夫人遣其官等數人餽以小哈噠一

哈噠者薄絹也紅黃
二色蒙古買以敬佛

為貴物焉大者長丈餘小者數尺小鳥鎗一元寶二策受哈噠反銀物仍以哈

噠答之

受哈噠者必轉答以哈噠

其人固請留其鎗不獲已將留之先取以

觀其人乃曰鎗門實有損此地無能治者策固婉却之乃還某問其儀具以告某笑曰猶是小鳥鎗也昔以餽我我不受今為襲封復持往伊犁獻松將軍松將軍又不受一損缺無用物耳乃為至寶是則可憫已

恰克圖

讀若去聲

我

國與俄羅斯交界之所庫倫大臣所轄也庫

倫土謝汗地商民皆居毳帳大臣衙門壁瓦則皆以木交易即在恰噶爾設監督焉彼亦遣人於恰噶爾總其事以我之茶葉大黃磁線等物易彼之哦啞油灰鼠海龍等物恰噶爾地最高至其地如登嶺然俄羅斯地漸窪下故其國氣候恆煥若矣我之貨往客商由張家口出票至庫倫換票到彼繳票庫倫者圈

子之謂也

庫讀若平聲

今有喇嘛圈子圈內皆喇嘛買賣圈子圈內皆買賣人客貨俱載以駱駝俄羅斯人每以千里鏡窺之見若干駝即知所載若干物商未至前四五日已瞭然蓋其鏡已見於三四百里外矣子爵策侍衛楞言之

耐損回俗大喜事也凡未成丁者十五歲以下勢前必小割一

刀名曰耐損其禮擇日請阿吽

阿吽者老師傳也

至其家為割之親友

咸賀有以禮物餽遺者富家仍置酒饌留賀者飲食此禮不可

解李鼎和為余言之李臨清人言其鄉回教俱如此但不知惟

臨清一州行之抑天下回教皆然也當訪之

庚辰九月五日徐星伯見過出小銅佛示余言烏魯木齊所屬

之濟木薩保惠城為唐北庭都護地保惠城北五里有舊城基

址土人名曰破城其地往往得古錢

皆開元錢

銅器而銅佛尤夥大

小不一近時牟利者置窩棚於其地掘而貨之然取之不竭多餘山侍郎慶歸攜銅佛數尊皆新出土者星伯乞其一高約二寸厚約二分爲韋陀狀下有座似蓮花形座有四孔皆穿下有圓柱似冠上頂柱蓋用以安插者也佛腦後有銅鼻一直孔穿蓋用以備縮繫也又有一銅七長約七寸綵墳起如粘翠厚將及分葱然可愛皆唐物也

同年徐星伯學使自伊犁歸攜一小圓錢盒相示大如拇上鏤銀文絕細遠觀儼若草蓆子狀下有錢所以筦開闔者上有鈕若洋表之環闕之蓋之裏色赭底之裏色銀其中有翠色小雀紅其首罩以玻璃如指南針但雀之首西向云爲回子阿渾所佩者同俗每日以未以後五時向西禮拜蓋其祖國在西故禮之且以送日也此物惟阿渾之最尊者方得佩之蓋出於藏地

卽回疆亦少有得之甚不易也星伯過葉爾羌時遇克什米爾部人貨得之其名曰克闕勒拉默回之祖國曰默特

西藏古吐番也其地不耕不耨播時普灑其種及苗高二三寸青葱一片則分隴拔而棄之隴之存者仍青葱一片也迨再長至四五寸則腰割而棄之存者再發收可十倍蓋地氣之壯也其俗人家門首屋脊上安一物如人之勢以屋之大小爲物之大小未有無此物者大招則大可數尺矣女子每日必塗面如戲中鐵勒奴蓋以喇嘛多恐其見色不誠耳鄂雲浦中丞駐藏時有一傅粉抹脂者居然名妓也身價甚高招之不能卽至其名四字人喚不清卽以倉場侍郎呼之蓋其字音相近也可爲絕倒

葉庶常桂云晉甯州當國初尙有科名自城南天台山崩後

科名遂絕後越六十年始間有獲第者今乃稍盛蓋此山崩其半自崩後山勢向外形家說地氣六十年一轉今蓋其轉機也風水之說其信然歟

礪砂出庫車徐星伯云其山無名在唐呼爲大鵲山其山極熱夜望之如列燈取砂者春夏不敢近雖極冷時人去衣著一皮包露兩目入洞鑿之然不過一兩時卽出而皮包已焦不能逾三時也其砂著石上紅色星星取出者皆石塊每石十數斤不過有砂一二厘許攜此者用瓦纒盛石密封其口纒不可滿蓋火氣特重滿則熱甚砂走也然受風亦走受潮溼亦走賈人攜此每行十數日遇天氣晴明無風時揭其封以出火氣星伯過庫車時曾攜數石密封之及抵伊犁則石皆化成黃粉而砂已不見矣故攜此甚難卽其地亦不易得惟白色成塊者不化乃

其下等也然可以及遠內地所謂礪砂類卽此耳

錘水以真礪砂合五倍子水而成可爛銅鐵星伯同年寓伊犁時適有一舊鐵香爐戲取熾油畫一龍題數字於上置水中一宿爐上鐵銷鎔一二分而熾油所畫則凸起不動龍與字高出而其地光平如鏡攜至京觀者以爲刀法之平非秦漢以後人所能斷其爲秦漢器可知鑿古者大率易欺也

空青恆產於關外戈壁中

其地無水盡沙所謂旱海也

惟麤石有之沈縣令

仁樹初官甘肅徽縣及兩當雜職其地爲蒙古年班入京孔道

一歲蒙古包過

蒙古所攜物俱以大皮貯爲包

里下馬家兒從

凡官差用里下之馬其家必以

人從蒙古押包者前行過一處下騎見若蹲地者見其手若釋子之捻訣者見若拾地上物塗目者馬家兒從後觀之瞭然也而不知所以追及之騎者去視其地無有物也諦尋之見沙中有

小石剖爲二就審之剖處皆有窩有滴水貯窩中意前騎者之塗目必是水也亦醮而塗其目水盡乃行及夕問之前下騎者莫肯告復自言其塗目事前騎者驚曰爾何來得此造化耶明日騎者行從馬者以其馬歸無他異也久之里中有聚賭押寶者此子至卽見其盒中物或青龍或白虎若置於前無障礙者因大笑眾人之皆盲也眾隨之輒中寶主患之異日有出寶者此子至無不中寶主因相約賄之乞勿至至亦勿言於是衣服飲食不謀而裕如矣一日眾飲之詢其術祕不言又極飲之醉苦詢之始具道其故眾共謀曰此子不死此目不得除也因共殺之遂成獄沈備得其詳余忘其爲兩當爲徽縣矣此子亦忘其名可知空青不徒治目疾也

徐星伯云烏魯木齊開鉛廠工人掘地得一石碎之水出厥官

聞之急令往取水已散地無餘天生異寶每誤棄於無知者之手亦何可恨

西域賈人能識寶以有驚寶也徐星伯之僕李保兒者舊從廣東觀察朱爾廣額在伊犁曾見其人知其法其法遇得驚寶與之約相隨十年或八年其物大若豆喜食血亦與之約每日食血若干厘不及分也約明即以小刀割臂納之臂中自此即能識寶過期物自去矣始知西域多識寶者非生而異人亦非別有幻術也

爨國名白蠻也字書多不載蓋廣韻爨字下只注爲姓未注爲國名故相承遺漏耳按隋書蘇孝慈傳兄子沙羅檢校利州總管事從史萬歲擊西爨累戰有功進位大將軍

冊府元龜載孝慈開皇中簡授

利州總管事蓋以沙羅誤作孝慈

又梁睿傳睿請甯州朱提雲南西爨並置總

管州鎮輟耕錄載宋戲曲院本有五花爨弄院本五人一日副淨一日副末一日引戲一日末泥一日孤裝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衣裝鞵履巾裹傅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爲戲於是諸雜院爨有人參腦子爨斷朱温爨變二郎爨等名其地在漢爲牂牁地雲南新出爨龍顏碑南北朝宋太始二年九月刻書之以補爨字注之漏

國學內有俄羅斯學康熙間許俄羅斯通中國始遣其子弟入學十年一更子弟若寄信於其國皆露函交理藩院理藩院譯其文進呈無私語方爲寄之嘉慶己巳忽寄書一本皆漢字其書卷前二頁有圓圖如太極狀圓內黑白雜錯若畫雲氣者其解以爲陰陽二氣有此二氣是生一男一女男女自爲配是生天主反復辨論大意似祇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書奏

仁

宗令察其書所自來得其刻板燬之案俄羅斯古丁零國也人狡而狠好利其國教宗耶蘇

海船敬奉天妃外有尙書拏公二神按尙書姓陳名文龍福建興化人宋咸淳五年廷試第一官參知政事宋史有傳明永樂中以救護海舟封水部尙書拏公閩之拏口村人姓卜名偃唐末書生因晨起恍惚見二豎投蛇蝎於井因阻止汲者自飲井水以救一鄉因而成神五代時卽著靈異二神亦海舟所最敬者

雲南土司惟宣慰司最大秩□品其地隸版圖而爲南掌老撾所奴隸每蹂躪索餽獻有喀魚拉者爲尤甚宣慰司初尙富今已彫敝則不勝其擾而喀魚拉之來更煩思茅同知轄是境也能爲之逐喀魚拉卽爲稱職蓋南掌諸國皆瘠而窮又爲緬甸

附庸意者供億不足不免旁索嘉慶己卯南掌入貢其從者所
過雖辦差之草簾亦取而留之鄙可知矣

滇粵多蠱有以藥成者有自生者熊編修常錡典試雲南偶與
內監試某觀察談及某曰此易見耳翼日告曰蠱起矣熊出室
望之如放洋燈者然某曰貴人指之則落星使何不試之熊指
之果墜熊曰觀察亦貴矣何獨屬我某曰非 欽使不應也
省中惟巡撫學政乃可耳考官 天使故請試之此理殊不
可解

雲貴邊境常有瘟氣氣之至也鼠必先災鼠災必吐血而死人
家或見梁上鼠奔突墮地吐血者其人卽奔莫回顧出門或橫
走或直馳竭其力奔數十里或可免人有中之者吐血一口卽
死此氣之災時或一條時或一段如一村分南北街竟有街南

居室一空而街北完然者如一村數十百家竟有中間數十家
一空而村兩頭完然者初聞此災不禍有功名之人凡生監皆
可免近今生監亦不免矣此理亦不可解

南掌古越裳地自周以後不通中國明有刁線歹始通貢雍正
七年遣頭目叭猛花貢象乾隆十年以該國寫遠定爲十年一
貢五十九年始賜勅印彼時國王召温猛不克自振逃赴越南
越南國將其勅印收繳其國乃爲其胞兄召蛇榮代理嘉慶十
八年召温猛死於越南之南雅其國遂爲蛇榮子召蟒塔度脂
所有每貢用蒲葉金字表文其貢使稱曰大怕音近怕字之上
聲不知其字聊
記其音耳從者稱曰後生曰大怕者蓋其貴者尊稱也大怕衣紅袍
帽則若官轎前劊子手之式其內衣布緊纏其身亦著靴聞在
其地則赤足且不著褲也後生或衣藍布袍或葛布不帶領暑

日亦戴鼠帽其狀不文大怕之服富亦如此今所服者蓋入雲南境後地方取戲中衣帽使著之非其國服也

安南國嘉慶九年

錫號越南古交趾也其隨貢使來者衣

紅短襖束綠帶以藍布纏頭出兩角若戲中之扮漁婆者貢使則寬袍紗帽帽上加一鑿花銅片若女子之翠圍其地東南界雲南人無尊卑皆赤足見有以繩作絡人坐絡中扛而行則其長官出也儼若中國之擡豬者矣

廣東香山屬有地曰澳門爲通夷船之所其地隔海廣東人及客廣者多未至其地余嘗往游之夷屋鱗次番鬼雜遝儼然一外國也明代許西洋租地交市只一千三百八十人耳今所侵殆數倍矣其人皆樓居高樓峻字窗扇悉以玻璃軒敞宏深令人意爽樓下多如城之甕洞賤者處之其屋用白石攢灰堊之

宛如白粉潔淨可翫其俗有尊客至當家老翁出迎禮以脫帽
爲恭以婦女出見爲敬男子無少長則避之客至款留酒果設
大橫案鋪以白布列果品茶酒於其上近門處爲尊客座排列
依次而北其婦坐於案之橫頭女子環案坐客西向則坐於客
右東向則坐於客左案前各置磁盤盤內置刀一叉一疊白布
於上布卽飯單也飲以熬茶和以白糖一女斟茶則一女調糖
令鬼奴按客座以進食果則女子切片置盤內鬼奴遞送客前
取客前之盤返於主人別置他果往復傳送酒貯以玻璃罌紅
黃白各色俱備杯亦玻璃大小羅列以酒之貴賤分盃之大小
飲時則主翁自酌鬼奴傳送客飲愈多食愈多則主人愈樂婦
人粧束悉與洋畫同其髻式與內地無異但無尾耳顙前留垂
髮長二寸許被於額上如內地未嫁女子之看毛髮捲如畫獅

卽詩所謂卷髮如蠶也生於其國者髮淺絳色而目光綠生於
澳門者與內地同淺絳者天然卷毛黑者則盤束而成矣女之
大者兩肩被以水紅紬及乳如雲肩而無瓣聞富者仍加金繡
胸俱露而不蔽裙亦束於衣外女之幼者垂以褲腳布之細如
蟬翼有唼哂花園者園中以銅絲結網蒙之內有大樹一株小
樹數株有假山有水池壁上多插以樹枝蓄各種鳥紅黃白綠
五色燦然鳥之上下飛鳴宛如在園林中也或巢於樹或巢於
山間水旁或巢於簷壁及所插枝上名曰百鳥巢又有曰八角
巢者別一家之園也巢乃一六方亭子耳園中曲道逶迤竹樹
蔥蒨與唐人園亭無異番夷稱內地人為唐人惟屋宇不同園蓄雞一大
若小驢額上有肉角食火卽火雞也番人之有職者所居牆外
有黑鬼持火鎗守之隔數十步立一人衣以純黑似戲中所扮

朱八戒者其冠亦似戲中孫行者之冠胸前用白皮條寬二寸左右交纏用以兜鎗其人以左手插於皮條內掘鎗柄鎗直豎於左乳前火鎗之旁復有鐵鎗鎗雖兩用重笨已極矣持鎗者直立不動宛同木偶人過其旁但一目覷頸不轉也近旁有脫帽臥地者三四蓋卽循環替代者也此乃番國之官兵也其富而無職者門前立紅衣人如戲中之劊子手帽亦似孫行者而斜其一邊執藤鞭以守門焉其俗有詞訟事呈於番官番官具文列所訴狀下於被控者被控者復呈訴如此三四轉難明則聚訟者與被訟者於庭列坐於地以質之屈伸莫定則以經冊列地或翻之或踐之理曲者不敢踐則負矣其國制和尚爲尊有犯罪者請於和尚和尚命之殺則殺命之宥則宥然和尚之尊不及女尼凡和尚所判必告於尼尼若不然則不行矣婦

女與人有私遇禮拜時必跪白於和尙前蓋求和尙申天主莫之罪也婦人最重者兩乳惟本夫得撫摩之若與唐人私和尙問以曾否撫乳如曾撫及卽戒以下次不可當卽懺悔其婦亦唯唯而退女之欲爲尼者先閉於寺樓惟留一穴通飲食於是者一年至期其父母問之曰其苦如此能否堅受如不能受者卽令回家願苦者再閉一年復問之立志堅定卽終身閉於此樓永不與人見殆佛家所謂眞苦修行者故其尊莫與比並矣又其俗男子不得置妾不得與外婦私其婦約束極嚴而婦人隨所愛私之其夫不敢過問若其夫偶回本國往來須時必托一友主其家其友三四日一過宿若逾多日不至婦則尋至責以疎闕其夫歸問友之往來疎密密者卽爲好友疎則不與之交矣習俗所尙全與禮教相反此天之所以別華夷也

番婦見客又有相抱之禮客至婦先告其夫將欲行抱禮夫可之乃請於客客亦允婦出見乃以兩手牽其裙跳且舞客亦跳舞舞相近似接以吻然後抱其腰此爲極親近之禮也

番國官職有文武文由考校而得主文字案牘職有六等武多世職凡沒於王事者卽以其子襲其官其住澳門之大班多其國之貴者曾有一大班病死剖其腹細按其五臟某臟受病一爲圖註明歸白其國主屍則葬於澳門其墓似浮圖與僧家葬禮無異其非貴人之沒於澳門者死卽埋久之則去其骨骸更以埋新死者

聞番人言紅毛國中水火皆有專家只許一家賣火一家賣水無二肆也人家夜不舉火至晚鬻火者能令室中自明無俟燃燭也欲水亦先告鬻者屋宇皆有水法水卽自至無俟擔桶也

夷人多巧工此語或不虛也

夷船只許進澳門易小舟進黃埠此外不得至也戊寅有一夷船至守口者問之答以遭風將整篷索而後去越數日篷索不整亦不去守者稟於制府禁米菜小艇不得出口夷船不得食具狀以訴不由其大班轉稟阮制府令責其大班以該船既不應到所不當到之地乃又不訴所應當訴之人何該國漫無統屬至此大班乃實訴其船係爲提取軍餉六十萬而來非數日所能卒辦俟餉齊卽去乃不禁米艇越半月果去蓋紅毛時爲雁雕戰敗而提餉也紅毛善水戰雁雕善弓矢引以登陸以強弩毒矢射之大喪其師紅毛近漸強橫遭此損折是亦天挫其鋒也

竹葉亭雜記卷四

桐城姚元之伯昂

太學石經凡一百九十碑爲江南拙老人蔣衡書乾隆五十七年始勒石先是五十六年冬

上欲勒石經於太學初命

彭文勤公元瑞司校讐金司空簡司工五十九年

上啟

躡幸避暑山莊以文勤不隨扈

命每晨攜筆硯至乾清宮

徧校 內府所弄宋刻各本金司空備食文勤因得觀人間罕見之本考其同異著爲一書名曰乾隆御定石經考文提要凡蔣書不合於古者俱改正之碑成文勤面奏云石經將垂訓萬世只臣與金簡二人列後銜臣以末學金又高麗人恐不足取信因加派和相國珙王文端杰爲總裁董文恭誥劉文清塘及金司空彭文勤爲副金司空士松沈司農初阮制軍元瑚太宰

圖禮那太宰彥成隨同校勘獨文勤得邀 宮衛並 命仿

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例每經勒考文提要於後和相國族焉大
毀提要不善併言非天子不考文議文勤重罪 高廟論

云彭元瑞本以乾隆御定石經加其上何得目爲私書和計不
行乃令人作考文提要舉正分訓詁偏旁諧聲三門以爲已作
也以進又嘗提要多不合坊本不便士子請飭禁銷毀併命彭
某不得私藏 高廟嘆曰留爲後人聚訟之端亦無不可

其事乃寢和乃密令人將碑字從古者一夜盡挖改之而文勤
之考文提要亦不果刊嘉慶八年文勤奏請詳加察覈

仁宗命董文恭紀文達朱文正戴文端那彖宰查對但將碑字
之草率漏畫畧加修補而已阮制軍之撫浙江也始以考文提
要屬門下士許進士紹京刊刻焉提要之作蒼萃宋本之善者

嘉慶二年 乾清宮燬於火宋本俱燼今乃藉是書以存其大概豈非深幸耶碑無故被一夜之災抑又何也蔣衡江蘇金壇恩貢生乾隆五年以手書十三經進 賜國子監學正衡爲

人作書每自稱曰江南寫十三經拙老人蔣衡後更名振生

駢字類編書板久不存人家有藏者亦據爲奇貨嘉慶甲戌夏

武英殿奏請清查板片書籍時同年謝峻生編修爲提調官

查至

南薰殿見爐坑內

燒火坑出灰之坑都中名曰爐坑

有物貯焉命啟之

板片堆積審之則駢字類編板也核校短二千頁因奏請刻板

千補之

板兩面刻字故只用千板

今此書發賣士子俱得見之矣

武英殿書籍其存而不發賣者向貯於 殿之後 敬思殿甲

戌夏清查將完好者移貯前殿其殘缺者變價符呪等書悉付

之丙於是 敬思殿空爲貯板片之所謝峻生云查書時窗臺

上有黃袱包貯一物拂塵展視得書十二本蓋兵書也無名目書中畫圖按圖解說如白虹貫日惡風震雷之類天見何象則何如應畫有斷尸橫陳將軍缺首等像圖皆著色畫見之可怖解俱稱朱子曰恐係祕本不敢細讀因進

御覽奉

旨

仍謹藏於殿中案兵家書有圖者惟虎鈴經撮天時人事之變凡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風雲備舉其占有飛鸞長虹八卦四陣諸圖經爲宋許洞撰又握機經於衡衝風雲諸陣皆繪有圖爲明曹允儒撰此稱朱子則不知何書疑爲僞託紫陽者也其變價之書峻生購得通志堂經解白紙本雖缺少三禮圖而其本絕佳書內有謙牧堂印猶是內府收存之初本也

活字板造始於宋沈括筆談云宋慶厯中畢昇爲活字板以膠泥燒成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板印尤巧妙

蓋其始或以泥或以鉛也乾隆三十九年金侍郎簡請廣四庫全書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板式鑄木單字二十五萬餘

高宗以活字板之名不雅馴賜名曰聚珍板

有元一代之史明人不解其國語於其人性名多譌舛錯謬

高宗御定三合音訓先擬依其國語改定如脫脫當爲託克託阿里不哥當爲額喀布格帖木兒當爲特穆爾之類其名始正惜自國子監取三史板交武英殿久未舉行善讀者取音訓查對卽了然矣趙甌北纂二史劄記將音訓刻入正此意也道光初年勅改軍機章京又率意翻換如額喀布格更爲阿里克布克和爾果斯更爲和爾和遜此類不可勝數閱者幾不能識爲何名尤可笑者史中有金復蓋海句是總金州復州蓋平海城四縣而言也纂者改爲金復哈噶蓋誤以蓋海爲人名

也又睿宗傳飲酒歡甚顧謂左右曰纂者以甚顧二字改爲薩賴蓋甚顧二字刷本畧有模糊遂誤以兩字爲人名若此之類甚多且挖改原書不久必有脫落之弊後奉 旨校正常州

吳伯興宗丞孝銘時官水部郎分得列傳與余話及足知纂書官不出一手亦重得其人也

廣東省城內雙門底拱北樓上有銅壺滴漏其時最準三層大小五桶皆以銅爲之桶旁鐫字云延祐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造以後另行小字云 作頭洗運行 作頭杜子盛南海縣該吏

陳用和 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陰陽提領簡德轉監鑄 承務郎廣州路南海縣尹兼勸農事周勝寶提調監鑄 廣

州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常天錫 廣州路總管知事宋君敬 承直郎廣州路總管推官王亨 承德郎廣

州路總管府推官王思聰 廣州路總管府判官扎忽 廣東
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令史常文廣 承宣郎廣東道宣慰使
司都元帥府都事王巨威 承務郎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
府都事楊復 承宣郎廣東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穆齊候
承宣郎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捏古尙 中順大
夫廣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王從政 奉議大夫廣東
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拜降 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
宣慰使司副都元帥阿刺不花 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
元帥怙里 資善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馬速忽 此壺
至今五百餘年尚能不差時刻猶可見古人之制作也阮芸臺
制府仿其式以錫爲壺置於廳事之旁時刻俱不能準蓋工人
未能得其中之消息也或曰錫不能如銅之堅故易壞耳

文王鼎宣和博古圖載鼎銘七字曰魯公作文王尊彝薛尚功
鐘鼎款識載魯公鼎銘同蓋卽博古之文王鼎也姜紹書韻石
齋筆談記李脩吾節鎮淮陰遣中翰黃黃石以千三百金得文
王鼎於梁谿嵇少峯家後記此鼎之轉徙甚詳劉公敞七頌堂
識小錄云文王鼎所見凡二馮涿鹿孫退谷二家所藏形制皆
同孫氏翡翠尤勝云云此中或卽有脩吾之物亦未可知然世
安得有知許文王鼎哉脩吾之物其篆文及鼎之輕重大小筆
談已言其與宣和所藏迥異誠如所謂飛鳧家見鼎之方而古
者卽指名爲文王鼎恐不免見牛呼戴見馬呼韓矣

通志堂經解納蘭成德容若校刊實則崑山徐健菴家刊本也
高廟有成德借名徐乾學逢迎權貴之旨成爲

明珠之子徐以其家所藏經解之書蒼而付梓鐫成名攜板贈

之序中絕不一語及徐氏也書中有宋孫莘老春秋經解十五卷而目錄中無之山東朱薦湖在武英殿提調時得是本以外間無此書用活字板印之蓋以通志堂未曾付刻也其時校是本者爲秦編修敦甫恩復秦家有通志堂刻本持以告朱朱愕然不知箇日目中何以缺此也秦云據其所見爲目中所無者尙不止此豈是書有續刻歟

復齋鐘鼎款識冊南宋秦氏煇物也煇爲檜子其門客董良吏爲之摹繪成冊今歸揚州阮制軍元刊本傳世此冊自宋流傳展轉至明項氏以銀二百得之又展轉至揚州秦編修敦甫欲仍以銀二百購之其人不售有陸氏者增銀二十乃歸陸氏陸後攜至杭州時阮撫浙因乞跋阮欲以原購之數取之不可西湖多御碑一日陸忽於碑旁鑄內閣中書臣陸某敬觀守

士者以陸大不敬將寘獄阮以書生無知乃爲解釋陸感德之
獻是冊以謝遂歸阮夫嬉之爲人不足重而其所寶之器其猶
存人間與否亦未可知而乃藉是圖以至於今使人按圖知古
則敝楮勝於吉金多矣豈其中亦有神物護持之歟

楊妹子善畫圖繪寶鑑載其畫有趙清獻琴鶴圖特佳但云不
知其名或曰是清獻之妹或曰公之女也或又曰清獻公媳也
總不可考案姜二酉韻石齋筆談乃宋甯宗恭聖皇后妹也姓
楊氏且爲南宋人與清獻姓既不同而年代復遠或人所云舛
誤甚矣筆談又云凡御府馬遠畫多命題詠曾見馬遠松院鳴
琴小幅楊娃題其左方云閒中一弄七絃琴此曲少知音多因
澹然無味不比鄭聲淫松院靜竹樓深夜沈沈清風拂軫明月
當軒誰會幽心調寄訴衷情庚辰秋有友持山水畫幅屬題畫

遠山一角近坡老松葱鬱松下一人鳴琴款署馬遠名雖贗物而頗有韻致幅邊多題詠余乃爲一絕云宛然如對晚風清松院沈沈夜月明但少題詞楊妹子輕吟一闋訴衷情

古人收藏名跡多鈐以私印記識賞鑒家一經品題後人多藉以珍重卽賈似道之奸惡世反以有長字印及秋壑圖章半山堂等印爲可寶項子京蒐羅名品固一世之豪其傳於今者私印纍纍殊不傷雅而韻石齋筆談遠以石衛尉黥美人臂之其載價於楮尾亦欲後人不輕視耳乃謂與賈豎甲乙賬簿無異未免惡詈是則毛西河一流習氣矣

詩以道性靈故往往有識語齊五行志日文惠太子作七言詩後句輒云愁和諦後果有和帝禪位又日文惠太子在東宮作兩頭織織詩後句云磊磊落落玉山崩自此諸王宰相相繼薨

祖二宮晏駕唐駱賓王帝京篇云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
 委泥沙人謂賓王與敬業與兵揚州大敗逃死此其識也崔曙
 試明堂火珠云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以是得名明年卒唯
 存一女名星星元張之翰除松江知府題桃符云雲間太守過
 三載天下元貞第二年是歲即卒六安陳鰲中嘉慶丙辰科進
 士覆試第一時題為首夏猶清和陳起句云入夏初居首春光
 剩幾分丙辰以前數科凡覆試第一多得狀元人俱以狀頭期
 之乃不數日即卒竟未與 殿試又曾見吳雲莊上舍持一扇
 為畢某詩忘其名末句有空濛人浸一江煙之句余曰此人恐有
 水厄越歲雲莊為言前見扇頭作詩人已死於水矣無心出之
 往往有應蓋亦機之先見者歟

宋曹士冕作法帖譜系世罕得其本浙江鮑士恭家有藏本人

亦希見余嘗於永樂大典中寫出之其論淳化帖之支派甚詳
內有澧陽帖云舊有法帖石本其後散佚僅存者右軍數帖而
已或云武陵帖蓋以澧陽本重刻未知孰是云云而澧陽刻石
之原委未明於鼎帖云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增益最多博而
不精云云而所刻卷數之多寡未述按晁公武讀書志有武陵
法帖二十二卷王若谷以秘閣法帖合潭絳臨江汝海諸帖參
校有無補其遺逸成是書鼎中張斛刊之石曹云武陵板本增
益最多或言武陵以澧陽本重刻則澧陽自較諸帖爲多矣又
係石本當卽張斛所刻之武陵法帖也晁公武見此帖距曹氏
作譜系時三十餘年或士冕未見全帖未能詳考耶書之以補
曹氏之未備

宋李莊簡公光致胡忠簡公書云見公漢隸甚奇古今漢碑絕

難得不知左右何從而學之乃超勝如是僕有轉物菴碑乃鄒德久書不甚佳得暇爲作此三字甚幸據此帖足見南宋得漢隸之難如此洪趙諸君所藏乃能如彼之富則其購求之艱用心之苦爲何如也後世乃猶欲持一帖之漏以訾議之耶

歲辛未見蔡璽場大使傳聲購朱文公手書注魯論先進第十一篇猶是未定草稿也竹紙墨格以今本較之其塗改及不同

處不過數十字

曾逐字開寫一紙收存今不見矣

書法極蒼秀可愛然以所改

字讀之亦無大緊要或明代善書者僞託之耳

存復齋集載有跋司馬溫公於范忠宣手帖上書通鑑彙跋云此彙標題晉永昌元年之事是年王敦還鎮元帝崩此江左立國之一變也故公不得不手書之云云今讀通鑑於是年事簡明詳盡令人瞭然可見先輩不知費幾許心血往復審正而後

脫棄也存復齋集元朱德潤撰字澤民睢陽人流寓吳中延祐末以薦授翰林應奉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尋授鎮東行中書省儒學提舉虞伯生序惜以畫事掩其名周伯琦作墓誌謂山水人物有古作者風其雪臘賦稱天子大蒐於柳林召小臣朱德潤圖而賦之是善畫矣今罕有傳者按德潤移疾歸至正十二年起爲江浙行中書省照磨官參軍事攝守長興集題征東儒學提舉案集中文止於至正十一年是集蓋成於未起官以前也

嘗見墨筆細竹一副畫爲道昇題爲子昂殆僞造者仿本也故不入錄題曰文湖州詠竹一字至十字成詩竹竹森寒結綠湘江濱渭水曲帷幔翠戟戈矛蒼玉虛心異衆草勁節逾凡木化龍杖入仙坡呼鳳侶鳴神谷月娥巾皺淨丹丹風友笙竽清藪

叢林間飲酒瘦影搖尊石上圍碁輕陰覆局屈大夫逐去徒悅
椒蘭陶先生歸來但存松菊若論檀欒之操無敵於君欲圖蕭
灑之姿莫賢於僕歷代題畫詩類及廣羣芳譜俱未選故錄之
盧村硯余在中州曾得其一瓦質而龜形余既莫知其所出試
以墨亦不甚奇未之重也及試陝州見士子有用此者問之云
殊不易得有不發墨者偽也然不能言其詳山長馮夢花綬浙
人也在陝久見而問之乃爲余具道所攷時當冬寒且言遇寒
不凍驗之果然馮有長詩一章前有序敘述甚詳記以備考序
云村在陝州城南三十里傳有隱士盧景者好造瓦硯硯成悉
塞之厓壁間村以是得名然莫詳其時代州乘亦逸其人惟硯
窰故址猶在人於得硯處時見開元古錢因疑硯爲唐時物云
硯之大者徑尺小者三四寸形製如箕如瓢如龜鱉之甲下有

兩足或四足質似麤而甚薄然堅緻密栗不可磨削性發墨而不滲以盛水暑月不涸寒月不凍或謂其古澄泥類也硯之在村隨處皆有乃入土輒數丈上多居人屋廬禁人發掘必俟其旁匡崩裂始爭鋤土出之又往往爲沙石壓損完者百不得一故村人甚秘惜焉辛未夏於州城偶得之因記以詩鏗然片瓦堅於鐵大或如飄輕如葉陝人貽我向我言此爲古硯歲千百父老相傳作硯人姓盧名景多高節平生造硯不賣錢窖之土內如埋壁至今時代不可稽求之志乘皆湮沒廢窖毀敗子孫亡村以盧喚未曾易窖外村前百丈厓田夫往往揮鋤掘掘時常見開元錢粘泥附硯相狼籍以錢證硯硯可知當是唐時人手澤吾聞盧綸尉閩鄉又聞盧奐守二壺豈其後人隱是村借端猶奮文人烈不然尋常陶埴家好名孰抱如斯癖其時澄泥

出虢州更傳石琢稠桑驛唐人硯譜竟寶之勝於龍尾斧柯石
二者年來早失傳搜羅不得人爭惜此硯當時不著名胡爲歷
劫難磨滅尾圓頭銳腹低凹一池似月環其額案頭昂首類於
蟾裙邊舒足跛同鰲偶爾金壺勺水傾積旬曾未虞枯竭研之
三匣墨如雲一泓終日凝靈液瓦當銅雀世紛紛孰優孰劣無
能別詞人寶愛過琳腴銀箋珊管勳同策吁嗟乎作字張芝尙
有池吟詩魏野常留宅足與黃流底柱共千秋誰知更有區區
陶瓦稱奇絕

竹葉亭雜記卷五

董相國文恭公年五十大拜入直軍機三十餘年見人從無疾聲厲色禮貌之周到雖於童子亦不肯忽也而退直入家則性氣殊急出門能謙恭數十年如一日實亦人所難能也公鼻中有淤肉閉塞氣不得通每當嚴冬入西華門撲面風來則張口迎之或風甚氣逆則小立暫喘老年得上氣疾至冬恆劇蓋亦由鼻息之不能轉運也

座師朱相國文正公晚年恆閉目養靜門生故舊至公倚桌坐以杖支頤杖頭置青絹一幅蓋以拭目也與客談亦不睜目語喜談諧翰林院土地相傳爲昌黎文公故有文公祠公以爲代文公者爲吳殿撰鴻一日丁祭畢昇轎過文公祠公自轎中回

首作拱介大聲曰老前輩有請矣乙丑除夕余至公家問公歲事如何因舉胸前荷囊示曰可憐此中空空押歲錢尙無一文也有頃閤人以節儀呈報曰門生某爺某爺節儀若干封公因謂余曰此數人太呆我從不識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其諧謔如此自以爲前身爲文昌宮之盤陀石因號盤陀老人有請乩者謂公係文昌二世儲君名淵石故字石君奏請加梓潼封號行九拜禮卒之日卧處一布被布褥而已 上親賜奠

駕至門卽放聲哭且 賜以詩有半生唯獨宿一世不談錢傳曰知臣莫若君信哉

青烏之術似不可信然亦有可據者蓋亦在其術之精與否也朱文正公其先浙人曾祖客於京業鍛有江西一士善地理而道不行逆適已甚居與朱翁隣每出入扃戶則屬朱翁爲視焉

居數歲怏怏將歸謂朱翁曰承翁愛已久愧無以報德意中卜得佳城二三處翁能移殯此乎翁謝以無力置地術士言此地價不昂我力尙能買以贈翁也因以千文買蘆溝西鎮岡塔前地一區爲植榆一株謂曰他年移殯來樹下卽穴也前後左右視此樹均卽葬後嗣當大貴然須堅囑後人若貴切無以土塚不華別加土山與石坊享堂等物也公嘗爲余外舅言如此故公雖入閣惟土墳一邱樹二三十株而已公歿後公之姪山東方伯錫爵於墳後培以小土山中央畫一紅日居無何公子四品卿遂亡公之孫觀察涂年未四十而夭方伯亦襍職責戍姪孫某守常州府亦降職比部某病廢累世簪纓頓嗟零落余爲公會孫道其顛末歸不告家人竟至墓所將土山毀去之乃舉於鄉由教習得縣尹公後起乃有人矣誰謂術士之言盡不可

信耶

靜海勳氏大姓也四世翰林爲直隸望族三代皆官司寇少寇文恭公杜訥少嗣於杜家故姓杜後欲歸宗不知其姓

仁皇帝特賜姓勳故雖爲大姓人丁不多大司寇廷儀其子也少司寇宗萬其孫也會孫翰林守謙字子大嘗以臘月宴客擇客之有貂裘者邀之重簾幃風圍爐炙火客至其堂不知其外邊之有寒也及入席益以火鑪客熱甚加以酒愈熱客皆脫裘而飲宴罷欲去紛然覩裘俱不見喧咤間主人出他裘一一衣客且人與質票一紙謝曰歲事迫人無可爲計諸君貂裘俱已借入質庫矣客無如何唯唯而散一時傳爲佳話

仕宦之通塞實有子平所不能推者休寧汪薰亭閣學滋畹凡日者皆言官不過同知因頓場屋始就鹽場大使乾隆戊申赴

部候選自分風塵夢不作大羅天上客矣候選者例每月朔到部投供闈學平生喜門馬弔一日歡會繼之以夜次日爲月朔不忍舍之散同室人有投供者倩之代同室人到部忘之是月出缺汪以月朔未投供也不得選懊恨無及不得已入闈應試是科獲售聯捷成進士官翰林不二十年至內閣學士使同室者一爲投供則早已執手版聽鼓轆門矣然平生不知幾經精子平者推算竟無一許其爲木天人也亦異矣哉或曰凡鄉居無日規卽有之或遇陰晦則誕生之時多由意度蓋時辰不得眞也理或然歟

蕪湖黃左田司空鉞乾隆庚戌進士授主事怏怏而歸設帳江左自分終老湖山矣嘉慶己未朱文正公入京招之來薦爲內廷供奉定例南書房非翰林不能行走黃乃以候補主事

入直 懋勤殿每日入直例南齋供奉由 乾清門出入 懋

勤殿供奉祇帶領匠役由石門入黃以年近六十且多病恆有

浩然之志歲甲子 駕幸翰林院黃格于例不得與 上

以黃當差有年 特賜翰林又以其頂戴六品若與編修頭銜

有似降等因授對品翰林以一未經補缺之主事卒爾得開方

翰林實 異數也出此典試督學總裁不及十五年官一品

庚辰八月入直樞密老福正未可量也當候補戶部主事時

上念其貧命戶部尙書侍郎每歲助銀五百兩尤爲異數

滿州蒙古由翰林出身者不數年必至閣學侍郎若至十餘年

則不多有蒙古法學士梧門先生名式善能詩性情灑落有飄

然出世之態以□□科翰林起家□□年不過四品然每及四

品輒躓今已屢躓屢起矣先生喜與文士游所居爲李西涯之

故居蘇齋翁閣學顏其西室曰詩龕人因稱爲詩龕先生晚喜食山藥又名其齋曰玉延秋館性不能飲然有看花飲酒之約雖風雨必至又愛畫朱青上素人野雲時往來其門號三朱嘗要三朱作詩龕圖青上寫太湖石素人野雲分司竹樹亭榭焉詩畫之會一時稱勝嘗蓄王麓臺山水小卷前爲南齋諸公題詠因凡入南齋者俱請之題已已余供奉南齋亦與名楮尾焉暮年好學益篤卒以學士終壬申冬召余與孫平叔爾準至其家告曰有事屬二君二君其爲吾祭文墓銘乎神色沮喪居無何果卒先生壯而無子夫人病痿者已若干年買妾久不育一歲有娠先生夢窗前桂花大開然實無有桂也喜而醒則家人叩扉報公子誕生矣因名曰桂馨未弱冠成進士先是未第時求婚於英大冢宰煦齋先生吾鄉方葆岩制軍精子平

冢宰以桂屬之推制軍極贊成之桂以進士授中書羣謂先生平生學問爲文人領袖公子將光大以食其報也不三歲亦病瘵卒復無嗣天道不可知也猶記詩龕一聯十六字錢梅溪隸書云言論大蘇性情小謝襟懷北海風度西涯可作先生像贊俗言凡大貴者多有異人處此語或然曹文恪宗伯秀先臥被僅四尺餘只覆胸腹而已赤兩足寘於被外雖甚寒亦然劉文清相國臥被甚長睡時將被摺爲筒疊其下半挨入之家人俟其入被中並將上半反疊如包裹狀雖酷暑亦然是亦罕聞之事

五來之說鑿然有之紀文達公殆自精靈中來也人傳公爲火精轉世此精女身也自後五代時卽有之每出見則火光中一赤身女子羣以銅器逐之一日復出則入紀家家人爭逐則見

其逕入內室正譁然問內報小公子生矣公生時耳上有穿痕
至老猶宛然如曾施鉗環者足甚白而尖又若曾纏帛者故公
不能著皂靴公常脫鞵示人不之諱也人又言公爲猴精蓋以
公在家几案上必羅列榛栗梨棗之屬隨手攫食時不住口又
性喜動在家無事不肯坐片時也又傳公爲蟒精以近宅地中
有大蟒自公生後蟒卽不見說甚不一或謂火光女子卽蟒精
也以公耳足驗之傳爲女精者其事或然惟公平生不穀食麵
或尙一食之米則未也飯時只肉一盤熬茶一壺耳宴客肴饌
亦精潔主人惟舉箸而已英煦齋先生嘗見其僕奉火肉一器
約三斤許公旋話旋啖須臾而盡則飯事畢矣此故則人所不
解

紀文達又善喫煙其煙管甚巨煙鍋絕大可盛煙三四兩盛一

次可自 圓明園至家吸不盡也都中人稱爲紀大鍋

劉相國文清公卒之歲臘月二十一日封篆公坐內閣堂上座後有一白貓臥於褥體態甚偉當其未坐時固無貓也此物自何來人亦不知堂上中書供事等羣見之而不敢言公退貓亦遂不見二十四日早公卒或謂所臥之貓蓋狐也

蘊大司空布家中窗戶俱用竹簾雖隆冬亦無用氈布者蓋其性嗜軒敞不使眼界閉一室也冬日退朝只衣綿袍凝寒亦不著皮裘臥時以被平覆於身四圍俱不摺拂其睡亦無定所一夜嘗易數處此亦稟性獨異者有老媪嘗役於其家出則爲人言之余見施吉士鑿坡隆冬亦不著裘卽皮帽皮領亦不著其事略相似

前輩善啖者首推曹大宗伯文恪公次則達香圃宗伯椿人言

文恪肚皮寬鬆摺一二疊以帶束之飽則以次放摺每
食肉王公大臣人攜一羊烏又皆以遺文恪轎倉爲之滿文恪
坐轎中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食之至家轎倉中之肉已盡矣
故其奏中有微臣善於喫肉之句道其實也香園宗伯家甚貧
每餐或不能肉食惟買牛肉四五斤以供一飽肉亦不必甚爛
略煮之而已宗伯人極儒雅惟食時見肉至則喉中有聲如貓
之見鼠者又加厲焉與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風俗親戚壽
日必以燒鴨燒豚相餽遺宗伯每生日餽者多是日但取燒鴨
切爲方塊置簾箕中宴坐以手攫啖爲之一快傷寒病起
上問尙能食肉否對以能食於是 賜食肉乃竟以此反其
病而終

座師長沙劉文恪公誕生時是夕村人見燈火燭路挑者抬者

車推者絡繹前來約半里許卽之則皆酒也意村中無此大肆
可容貯者俟其過尾之而行望至劉宅門首蜂擁而入眾趨視
寂無一人門固扃也正驚愕間門內有喜聲報生男矣公平生
飲最豪可三晝夜不輟盃終亦不醉同飲有一日半日潛逃者
八公皆稱爲喫短命酒宋周益公生時家人聞厨室有人言曰醬
至矣葱猶不至奈何益公生平不食葱俗有食祿不曾帶來之
說信哉

劉文恪公傳是鍾離祖師後身故公卽以仙之名及字爲名與
字而面圓色紅鬚微常帶笑容與世所畫八仙中之鍾離仙宛
肖公少時家貧爲文不能延良師家有牘每課文求牘仙筆削
督責頗嚴一日文偶冗長仙謂不宜公乃短章仙怒因不閱悔
謝乃免及成名始去五來原有自仙來者而乃有仙爲師亦奇

矣

戴可亭師相於任四川學政時得疾似怯症成都將軍視之告以有峨嵋山道士在省曷請治之因邀道士至署道士謂與其有緣病可治因與對坐五日教以納吸之法由是強健道光乙未余典試西江揭曉之次晨甫撤棘而師相至是年正九十壽精神步履如六十許人惟重聽耳余問及飲食師言每日早飯時食稀粥多半茶盃晚餐時食人乳一淺盃余曰卽此飽耶師拍案大聲曰人須喫飽耶年九十六卒聞師飲食如此已多年蓋峨嵋道士傳有秘法也

桂文敏公芳以少農軍機大臣奉

命赴鞫案中途授漕督

因旋蒞莅任行至荊州患病桂之祖總督兩湖沒於楚父恆官湖北督糧觀察又沒于楚都人聞公病皆危之以其先不利于

楚也桂在京時與曹文正公同掌翰林院事而彼此過訪未曾
登堂病時曹夢桂來訪坐廳事告云吾已物化矣惟吾祖吾父
俱不利于楚是何故也曹曰君尊人豈官楚乎桂曰前吾家書
煩君攜寄乃忘之耶言已復曰吾今約君往履安寺彼地絕佳
可樂矣曹不欲往桂起坐牽其衣曹堅退桂曰可相待二十年
曹驚寤次日桂凶聞至曹追憶寄書事乃其典試湖北時桂曾
倩寄家書不誣也桂二世官楚俱不利乃至過楚亦不利三世
厄於楚此中豈有因果歟文正沒時恰符二十年

座師英煦齋先生庚辰四月十四日五十壽

仁宗錫以

詩章并有文綺荷囊等物謝摺有云惟

國家際

周甲延

禧之盛會澤必同沾而臣工無五旬拜

賜之前聞

施

真逾格是年爲

六旬萬壽之次年舊典亦無

賜臣

工五十壽者蓋

曠典也時先生爲冢宰兼步軍統領故摺

中又有統七校而周巡俾先宿衛首六官而步治忝正卿階之句亦可謂極一時之榮

奎玉庭照甲戌授庶吉士先是令弟奎芝圖耀以辛未庶常授編修煦齋先生作示兒詩有應呼乃弟爲前輩敢向而翁認晚生句一時榮之德文莊公以乾隆

翰林起家官至大宗伯

先生爲乾隆癸丑翰林玉庭昆仲後先繼美爲滿州科第第一人家成親王爲書一匾曰祖孫父子兄弟翰林今玉庭長公子錫祉又以乙未科編修擢司業四世翰林誠玉堂嘉話也

煦齋先生未婚時和相欲妻之德文莊公辭焉和銜之乙卯先生以庶常散館和密令監試者索詩稿記其句將欲黜之是日有索稿者先生輒與之及繕寫別爲一詩登卷次日閱卷遍索

先生之卷而不得是科滿州留館只先生一人和由是益怏怏故文莊公歎歷中外垂四十年卒不得一謚嘉慶年始追錫易名之典焉人皆服文莊之識遠先生應事之捷也

鄭侍御敏行未釋褐時夢几上列大印一四角無數小印圍之解者以爲異日必掌封疆小印乃屬吏象也乙丑鄭以言事左遷禮部主事補儀制司管鑄印局始恍然前夢已驗官止此矣因乞歸

長牧菴相國麟撫山東時每歲臨清關有解巡撫公費若干兩相國欲奏歸公其長公子懷亦亭雲麾新方十餘歲以爲不可曰大人不取此項不足爲廉若一奏入瓜代者至將必仍舊貫是令司關者倍出之矣不聽果如公子言相國亦稍悔所見之不遠也及爲喀什噶爾辦事大臣也先是新疆奠定之初一切

賦稅較之準噶爾時有減無增回民悅服其喀什噶爾回民內有伯德爾格一種素皆販運營生絕無恆產歲例稅金十兩金絲緞二疋乾隆二十七年有阿奇木莫薩者於正貢外索普爾錢二十千文辦事大臣海明查出卽將此錢作爲正賦相國具奏以爲旣非賦課舊有應革又伯德爾格初只八十餘戶迨乾隆四十五年有四百餘戶辦事大臣瑪興阿議增貢金四十兩相國以爲無論中外百姓回民生計日繁則生計日難從無計戶增賦之例應裁又喀什噶爾看管菓園回民歲進葡萄一千觔辦事大臣永貴議以徒勞臺站只收二百觔餘八百觔每觔作錢十文折價存庫相國以事雖細微體制不合宜免此節殊得綏番之體

松相國督兩廣時余堂叔蘭辰運同時丁內艱在其幕府一日

相國宴客邀之同座食間闕部遣紀白事相國命之入其人見相國宴客餽饌必豐因屬目焉相國見之意其人之垂涎也曰汝愛食吾餽乎取二盃與之相國之小僕詫其事自座後翹足而望相國回首見之意小僕亦垂涎也曰汝亦愛食此餽乎復取二盃與之存其餘以食客客頗怏怏族叔亦爲之惶然相國不之顧也盡醉而罷松相國除吏部尙書入京行抵涿州八喇嘛遣人迎之相國乘一馬喇嘛之使人乘一騾易騎而行自涿連宵至 圓明園其家人戚友迎於長新店者俱不知也到園已四更扣軍機章京直廬之門呼葉公起爲具摺葉公者戶部郎中葉公繼雯也是日葉公非入直期其同事重松相國之爲人亦不敢辭而相國亦不問其姓名卽以葉稱之而已次日面聖卽呈講大學首章以爲治國平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出

借勒相國肩輿候客家人始聞相國之已到都也晚仍宿園中
又次日入城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歸家其妾迎於中門相國
顧謂長公子曰此誰家戚誼也長公子曰此某姨娘耳相國乃
恍然問曰汝今亦老矣其爲人曠達如此

人之癖好實有不可解者米南宮有石癖趙魏公有馬癖盧氏
莫宗伯清友先生名瞻萊別號韻亭有扇癖不論冬夏居則几
上架上榻上座上無非扇也喜爲詩又喜畫有能畫者必屬之
畫扇畫竟卽題詩且一題再題多至十數題無不疊韻俱細書
於扇頭畫有空處則補以詩焉畫之優劣亦無去取但藉以題
詩耳先生兼管順天府尹時以在私室審斷公事左遷以太僕
正卿終壽先生愛客家人善製捶雞及燒賣都中有莫家捶雞
莫家燒賣之稱善畫蘭亦不擇筆隨興畫之淋漓飛動在天池

板橋之間

莫清友先生又喜論時文愈老而文思愈勃勃然未嘗落筆也
丁卯除夕家人設酒果度歲先生忽欲作文頃刻而成元旦朝
賀回已繕清本邀余至其家讀之題爲式負版者興致酣暢書
卷富有如墨卷中當行之作先生爲進士至此已廿餘年全無
荒蕪之意亦人所難能也因命其長孫熟讀以爲揣摩長孫受
之而未讀是年河南鄉試卽此題其長孫入場悔之莫及矣以
是科命題而先生於除夕忽作此題文亦似冥冥中莫或使之
非偶然也而其孫竟不讀文且不得一薦此理殊不可解
雪菴和尚喜書八大人覺經用筆俊勁深得魯公三昧明萬曆
辛卯夏包副憲檉鐫石曾見其爲弟子惠福書者其傳於世者
不知尚有幾本寶五峯冠軍奎藏有墨蹟一卷字較包刻覺稍

小誠所謂鐵畫銀鉤無纖毫敗筆是卷聞鐵冶亭先生總督兩江時曾勒石未之見也五峯沒以之殉葬真蹟不復在人間矣固不獨繭紙之入昭陵也按雪菴名普光字元暉號雪菴俗姓李氏大同人元至元間特封昭文館大學士賜號元悟大師圖繪寶鑑但載其善畫山水學關仝墨竹學文湖州而不知其能書也

揚州梅蘊生孝廉植之績學士也能詩又善琴方弱冠琴已擅名喜深夜家人睡靜後獨坐而彈一夕曲未終見窗紙無故自破覺有穴窗竊聽者俄而花香撲鼻已入室矣乃言曰果欲聽琴吾爲爾彈吾顧不願見爾也急滅其燈曲終乃寢自是每鼓琴窗外必有窸窣聲間亦有鬼至滿室如臭溝之味乃曰此味殊不可耐乃不彈鬼亦去昔師曠奏於郭門空天鶴至敬伯彈

於洲渚劉女魂來妙音感通琴其最也梅君之琴蓋妙矣而深夜無人鬼來不怖其膽亦不可及也

揚州朱素人名本行四善畫尤工花卉一時能品也嘉慶壬戌癸亥間曾作炕上小屏十二幅爲莫韻亭大京兆壽花果翎毛蟲魚無不一一飛動余嘗仿之幅末未署款亦無年月道光辛巳商山司馬由濟甯緘寄屬題余爲誌其顛末云畫屏十二幅揚州朱素人本爲韻亭宗伯夫子壽計已二十餘年矣商山官任城檢點舊藏重付裝潢郵寄京師屬元題談素人精繪事稱能品茲畫筆墨淋漓尤爲傑作元時學塗抹嘗集於三花樹齋月餘不見夫子必招致之至則筆研縱橫杯盤狼藉甚勝事也今夫子騎箕天上素人埋骨青山撫今思昔能不慨然輒書數言不勝車過腹痛之感題畢以無便未寄壬午五月書來索取

重綴兩絕于後汶上迢迢遠寄將摩挲舊蹟益神傷如今畫手
看前輩嵩岳高高江水長重展遺練向暮天當年雅集已雲煙
房公老去廷蘭死零落人間有鄭虔筆墨韻事特記之

古今孤介之性惟能詩畫者爲多而畫家尤甚倪迂蕭尺木輩
性不能與人同也蓋邱壑幽邃花竹清閒之氣蘊釀已深故畫
品愈高而其性愈僻朱昂之者常州人字青上一字青立善山
水酷近大癡兩目上視蓋觀摩古畫久而習成也其姊之夫官
錦縣招之朱前往道過都中留月餘落落不與人往來其同里
孟麗堂名覲乙善花卉得憚家三昧而獨以幽勝時不得館余
邀之同居朱與孟少同窗且相善也來視孟余因得識之朱長
余十二歲而以余生於申渠亦生於申又所生月日時皆同又
名若字又與余參差同其半而又獨重余之爲人遂相友善然

每過余但飲茶耳若饑則出袖中巾取數錢令僕人購餅以食
余欲備則去一日來別余言祖道古人不廢余尚可食客乎迺
約日製春菘一器煮肉二斤飽食之及出關至錦以官署不勝
脂脂遂亡去其戚踪跡得之已逃禪矣拘之回送歸吳其性之
孤僻如此灑堂善啖無室家兒女一身子然居京十餘年亦不
與人結納目短視作畫時常以筆蘸色每誤蘸水則以水塗之
及紙乾但存魂而已與其人善落筆則必精心於高古一派以
其人俗則作俗畫與之然其所謂俗者每得佳畫所謂高古者
半水半墨若在煙雲縹緲間矣若不喜其人則以其紙作畫而
他贈焉其性之幽僻又如此

人有生同年月日時而命絕不相似者星家因言所生之地有
不同也汪文端公廷珍與盛京成司馬書同年月日時生汪進

士第成僅一舉汪官六品成必五品汪五品成則四品成官侍郎汪則三品官階每成大一級今汪官尙書而成猶侍郎其爵位猶不甚相遠所可異者二公面貌酷肖入字同而乃面貌亦同此則罕聞事也其曩時丁內外艱年歲亦畧相同

張姬盱眙汪孟棠觀察云任愛姬也早卒汪固深於情者思之殊切都中友以繭子呼之謂其多情纏綿若繭也汪卽別號繭茲家伯山太守爲姬作傳汪歸舟詠長律三十首曰秋舫吟官番禺時新安汪玉賓浦顧子紹遠承陳務之務滋摘其句爲圖三十幅筆墨高秀各極意致殊足供案頭清玩汪詩亦纏綿如其人如此翼禽棲連理枝長教相守不相離也知此願非虛語未必他生有見時供養曇花新畫本迷離燈火舊題詞怪他牛女空靈爽腸斷秋河月半規幽明消息渺愁子手把清尊問碧

虛無地可埋人世恨何由能達夜臺書苦心領略瓜應似薄命
思量絮不如少小便教飄泊甚雙眉曾未一朝舒劇憐嬌鳥冒
風沙繒繳聲中逼歲華萬里依人何竟死一生多難久無家秋
潮旅櫬隨萍梗暮雨靈旗下荻花千種相思無限恨亂拋筆硯
燬琵琶情女歸來信有靈夜深時見火青熒雁驚殘月呼前浦
鬼語荒蘆聚遠汀山與雲昏天黯黯樹如人立影亭亭船頭吟
罷招魂句秋水微茫數點螢讀之令人心惻惜幅長不能備載
其好句如徵實事留今日想憑虛心寫舊時容却看曙後燈猶
熱不道春前草竟枯記得西南園畔路四無人處哭棠梨信有
詞堪誓天地須知恩不在形骸夢到醒來嫌太短花從落後想
初開摘花露重紅侵袖門草煙濃綠滿裙鍼榭笑聲聞得蟻菊
屏清韻佐持螯簾每放遲歸燕子窗常開早飼鸚哥一秋拚向

西風哭酬爾當年淚萬行怪底此身如薤露不堪回首望蘆溝
舊事只餘鴻雪印春心分付絮泥沾皆清俊可人爲畧記之其
畫三十幅汪居十七如雙眉曾未一朝舒珠帕求詩蕪淚痕摘
花露重紅侵袖題紈小令字能抄二月風寒掩病幃芙蓉涼露
泣秋江蓬窗燈影自低徊烏棲風柏滿天霜爲種春花瘞繡衾
願之千林雜葉聲爭響不堪回首望蘆溝陳之春心分付絮泥
沾畧畧移蕉伴曲欄等幅尤爲雅致

同年吳中翰蘭雪嵩梁舊官國子博士善詩有姬名綠春姓岳
氏山西文水縣人也善墨蘭余丁卯夏避雨蘭雪齋中蘭雪命
姬出見對客揮毫天然韶秀姬年十五歸吳十九而天蘭雪傷
之姬生時最喜梅家有梅將花嘗曰梅不但花可愛影亦可愛
也及花開而姬卒蘭雪乃作梅影詩臨水柴門久不開寒香寔

莫委荒苔獨恰一樹梅花影會上仙人縞袂來

蘭雪時有母詩
喪姬亦服素詩

具一往情深之概法時龔學士讀之曰可稱梅影中書歲辛巳

余使瀋陽歲暮懷人詩有贈蘭雪一首卽用此稱詩云清思都

在飲茶初

蘭雪善
飲茶

今日詩家合讓渠欲識蓮花舊博士卽今梅

影老中書

琉球國遣官生入監讀書自康熙二十二年部議准行無年限

每逢冊封之年請於使臣回京代奏其來也四人率以四年而

歸歸其國則授四品官嘉慶十年其子弟來吳蘭雪時以博士

教之頗聰穎十四年己巳還國過山東蔣別駕第護送之其子

弟有贈蔣詩者有詩草卽今傳海國筆花何止屬江郎之句工

秀可誦蘭雪衣鉢傳之海外矣後蘭雪爲候補中書嘗作詩云

鳳凰未識池邊樹桃李先栽海外花亦韻事也

琉球人作書大率皆學十七帖惟子弟遣入學者始學作楷其書札與中華無異但以閣下字易稱曰門屏耳官制宰相曰法司王族子弟之俊秀者曰若秀其國以得蘭雪詩爲珍寶嘗得詩藉子弟寄禮物謝之刀扇雪酒花布蕉布銅壺護壽□□八種護壽者紙也□□□烟也得吳姬墨蘭亦酬以八種刀以團扇易之

僧慧朗者九江人能詩有句云雲濃暗溼遊山屐雨細斜侵聽水人人以爲可爲蘭雪之徒因師焉蘭雪贈之詩有九峯雲裏一詩僧之句

浙江鈕殿撰福保戊戌進士余督學浙中按部湖州歲試烏程虞增附與試者三十一人余視點冊其祖與陳大士同名三十人皆同祖兄弟也因問廣文何以如此之盛廣文答曰除已

登科出仕者本年大魁及拔貢入都 朝考皆同祖者因問究有若干人答曰八十餘其祖生子八人子之子或十餘或八九或七八不等余贊歎久之廣文曰其兄弟至多皆讀書無習匪者此尤世間所難有者也鈕氏之德益厚矣余新取入學福登亦際泰孫

汪司馬官同知時車行堤上忽風雨雷電大作避大柳樹下及霽下車欲洩迴首猛見車窗內坐一人揮扇童子侍揭簾視之則現影車窗玻璃中由是不散家以爲異取而供之歷二十餘年家中兒童作弓矢戲適破之玻璃不全而影不散余通家張石卿侍讀亮基其甥也持此示余平視之一殘缺玻璃片耳向陽斜視之一仙坐其中儀容甚偉面微紅雙眸炯炯白鬚甚長髮上著紅色道冠衣紫伸右臂執羽扇儼然鏡中人也所侍童

子衣缺其半平視之仍一無所見達摩像見於面壁之石蓋九年精氣所積此則雷雨片時雖有仙靈避劫者何精氣數十年不散亦可異也

同年朱虹舫閣學方增留心堪輿之學自謂新得蔣大鴻秘傳非尋常青烏家所能道有錢君者年未三十以青烏術自命庚寅夏僑寓宣武門外大街徐星伯同年與往還錢寓之對門某店有高竿徐問此竿當門無礙乎錢曰有此大佳我爲是移寓來也徐以虹舫爲問錢曰頗聞其人尙未入室一日朱過徐徐因言錢居不遠朱卽倩徐同往候之與語大悅相謂今海內言是學者殆莫我兩人若也朱卜宅兵馬司中街修理旣協移居焉十月錢卒十一月朱卒卜吉得凶甚矣學問無窮人固不可自信也

朱閣學官翰林時寓宣武門內絨綫胡同初有子三人一日出城行至大街忽有旋風起於車前塵灰騰沸不能見人乃旋車回未幾其夫人及子相繼而沒閣學固好行善事者皆不解其故然行善愈力歲庚寅冬有疾閣學素知醫每煎藥熬大黃濃汁爲湯服勸之不顧服大黃十六斤腹瀉不起時其如夫人有娠方八月余爲聯輓之云上蒼有靈八月定教昌厥後大黃爲厲九泉應悔自知醫道其實也

斌廉訪笠耕說某家宴客客有以世族相誇耀者繼而相詭繼而揮拳斌爲解之乃釋吳中翰蘭雪說吾鄉劉孟涂開在江西與同學數人論道統中有兩人論不合繼而相詈繼而揮拳因憶翁覃溪錢蔣石兩先生交最密每相遇必話杜詩每話必不合甚至繼而相搏或謂論詩不合而至於搏猶不失前輩風流

此以寬
訂心教
字也
宗家
習軍
存德
為

若論道統誇世族至於相搏殆未可以風流目之也

許秋巖漕督兆椿由貴撫遷漕運總督過楚中有一縣令方擢

武岡刺史與許初無往來而銳於酬應作稟賀許稟中漕字俱

寫作漕字許乃於稟後判一詩還之詩曰生平不祚醉鄉侯祝

奉新漕運置郵豈可尚書加麩部加左邑釋作漕邱讀書字應

分魚西過客風原將馬牛聞道名區已遷轉武岡是西五缸州

慶雲崔孝廉旭字曉林號念堂嘉慶庚申科與余同為張船山

先生門下士善詩困於禮闈已二十年矣已卯春榜後不歸教

讀都中以待庚辰之試也復下第八月將歸其先德事母孝冬

夜自起煮豆粥進母念堂為作寒宵煮豆圖求文士題詠因亦

屬余余題云花落棠梨春樹枝百年魚菽不堪思與君共有陔

南淚未忍題君煮豆詩念堂刻詩集二冊又為題詞余賦七言

斷句二篇潦倒西風落木多一杯相屬且高歌清詞合共香山
老雙屐龍門載酒過吾師一去吳江冷落遺編付剡藤傳得
佛馱鐵如意人人爭識雁門僧船山先生守萊州乞養歸蜀過
吳門因暫留歲甲戌春遂卒於吳門夫人以喪歸零丁飄泊惟
三女依母存焉石琢堂廉訪蘊玉爲同年生爲刻其遺稿二十
卷念堂爲詩深得師傳故次篇云然題畢不禁南豐之感其少
君又刻補遺六卷

舊友楊秀才天玉丙子秋赴金陵錄科前一歲丁本生母憂是
時降服已闋而學官未之申明格不能試附船而歸及燕子磯
風浪大作舟覆同舟十四人皆沒於水江故有救生船因浪大
俱袖手坐視潛山柳舍人際清寒士也時爲諸生赴金陵應試
適見之泊舟懸賞以募救者獲起七人楊公與焉柳爲之解衣

贈路資七人由是得生而柳之試資已罄竭蹶至金陵稱貸以畢試事是科獲雋連捷成進士授中書柳之釋褐在救人之後未始非陰騭有以致之也

江甯吳葆恬者業醫住細柳巷一日門首間眺翹一足於戶外俄頃聞聲音嫋娜舉動娉婷宛一女子矣自言我明代某家女避亂落煙花隊中悒鬱投水死適過此吳某不應以足阻我故禍之百計禳解不去越十數日乃曰管先生善爲文知與管善能丐管先生爲作傳當卽去因乞於管不可堅請之曰生平不爲若輩作傳終不可鬼亦不去時值鄉試有徽人某者亦善醫能以鍼刺鬼乞治之乃鍼吳右手鬼窠少商穴鬼痛楚作聲再鍼而鬼逃矣管先生名同字異之嘉慶孝廉從家惜翁爲古文其不爲女妓爲文宜也但此女能死亦可嘉憫堅請不許抑亦

甚矣

朱孝廉雲錦客揚州僱一庖人王姓自言幼時隨其師役於山西王中丞直望署中王喜食驢肉絲則審視驢之腴處剗取一肥而健中丞食時若傳言燂驢肉絲則審視驢之腴處剗取一鬻烹以獻驢封處血淋漓則以燒鐵烙之血卽止鴨必食填鴨有飼鴨者與都中填鴨畧同但不能使鴨動耳蓄之之法以紹酒罈鑿去其底令鴨入其中以泥封之使鴨頭頸伸于罈口外用脂和飯飼之罈後仍留一窟俾得遺糞六七日卽肥大可食肉之嫩如豆腐若中丞偶欲食豆腐則殺兩鴨煎湯以湯煮豆腐獻之豪侈若此宜其不能令終也